

《青云直上》之一

血溅玉泉寺

南星子 著

中华书局出版

四川文艺出版社 香港八达出版社

血溅玉泉寺

南星子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香港八达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建华

书名 血染玉泉寺

作者 南星子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0年6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10

印数 1—50000册

字数233千

定价：4.20元

ISBN7—5411—0664—x/1·623

目 录

第一章

乳虎出柵初试威..... 1

第二章

龙蛇杂沓会长安.....63

第三章

英雄也有落难时.....125

第四章

冒名顶替虎穴行.....171

第五章

云梦魔坛会恩师.....248

第一章 乳虎出柵初试威

这是一个破晓的清晨，空天如洗，蓝黝黝的找不着一丝云雾，残留在空际的二三零星，兀自闪耀着行将没落的余辉。

在荒草没径的废园里，一垅黄土之前，徘徊着一个弱冠的儒巾青衫少年，倍极哀伤地吟哦着《姑苏台近》：

汲井漱寒齿，清心拂尘服；

闲持贝叶书，步出东斋读；

真源了无取，妄迹世所逐；

遗言冀可冥，缮性何由熟？

道人庭宇静，苔色连深竹；

日出雾露余，青松如膏沐；

淡然离言说，悟悦心自足！

渐渐的朝曦东上，这一垅黄土前面的白色蜡炬，虽然光焰未灭，可是所吐的火舌只是两团红影，在晓风里摇曳，插在蜡台中央的三炷香也只剩下寸许长了。

只见那少年倏然弯腰，捧起一块长约五尺、宽约三尺、厚有五寸的大麻石无字碑，迈步走近那垅黄土，将石碑竖放在那垅黄土前端，双手猛然一按，石碑立即没入土中两尺有余。

他仰天叹了口气，对着那多姿多彩的朝霞，默默出神。一会儿，他撩衣跪在碑前，左手抚着碑的上端，右手食中二指，骈指如戟，气运丹田，力贯指尖，在碑上书写起来。

英雄劲的指力，只见指落处，如此坚硬的麻石竟石屑纷飞，簌簌下堕。俟他书罢起身，那碑上竟留有深达五分的两行楷书——

十二代掌门弟子柳无忌泣立甲子深秋——

这两行字居然铁画银钩、劲力万钧，竟有一代宗匠之气势。

这少年面对自己手指镌刻的石碑，泪眼潸潸地凝注沉思，一幕十年前惨痛往事又涌上心头——

那年冬天，朔风凛冽，雪花飘飞。在市集街头的边隅，有个矮瘦和尚，拖着沉重缓慢的步子，踽踽地走着。

寒风裂肤砭骨，银雪漫天飞舞，刮在这个和尚脸上，吹进他的脖子里。只见他一阵痉挛颤抖，哆哆嗦嗦地打了一个寒噤。不由得将一件轻薄的巨袖袈裟，紧紧地把身子裹住，似乎用了很大的力量，在抵御风和雪的侵袭。

袈裟的襟头领上拉，掩住了和尚的大半个脸庞，看不出他的脸和年龄。

街上的寒风怒号，人迹稀少，直街两边的店铺，虽在白天时候，却掩上铺板，仅留一扇门进出。

和尚突然抬起头来，眼中充满了困惑、痛苦、怨恨的神色，迷茫地朝四周看了下，梦呓般地喃喃道：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是从哪里来的？我……我是谁？”

这激情的和尚，两只手猛敲自己秃头光顶。

呼呼劲风，吹开他缠身的袈裟衣袖，在和尚灰黑色的袈裟肥腰处，血迹斑斑，只是经寒风吹刮，已经凝结成紫红块了。

在他秃顶下，左鬓的太阳穴处，有着一块寸余方圆的疤痕，只要稍加留意的话，就能很醒目地看到。

和尚跌跌撞撞走过市集横巷，到了直街转口处，猛地跟一个行路的撞了个满怀，一阵踉跄晃摇，竟跌倒在雪地里。

那个撞过来的行人，不意惊愕地“哎呀”了一声；敢情是对这和尚怀了一份不安和歉意，侧首张目，朝雪地上正自爬起的和尚看了一眼，依旧迎着寒风，很快地走了。

和尚自一跌受到震荡后，感到眼冒金花，神智晕眩，露出摇摇欲坠的样子。想是剧寒侵体，饥饿至极！抑是身负重伤，无法支持，才会显得如此？

他拖了两条宛若拴上千斤重锤的腿，蹒跚艰辛地走出这处肃杀凄凉的集市。

苍茫穹空，银皑大地，四周间孕蕴在白茫茫的一片中，他不知应走向何处？

走着，走着 他感到奇寒彻骨，饿火焚体，周身更是剧痛难熬，遽然腿膝痉挛，眼前一阵昏迷，跌倒在雪地上……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和尚悠然苏醒过来。

他睁开疲乏的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暖烘烘的卧室床榻上，床前站了一位方巾儒服、颌留清须的老者，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。

“爷爷，他醒来了，醒来了。”

老者身边的孩子，他那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似乎已谛视了这和尚很多时候，是以当他睁开眼睛时，这孩子立即诧异地急呼身旁的爷爷。

老者年逾六旬，精神矍铄。在孩子急唤之时，脸上显出一种欣然之色，忙俯首察看榻上的和尚。

老者精眸炯炯，眼神扫过和尚左鬓的疤痕，及从他贴身解下的那包东西，泛起阵阵疑窦。他觉得这张面孔很熟，不由惊奇地喃喃自语：

“竟然是他！”

须知一个人遇到意外事件时，往往会对眼前的观察，生出一种怀疑，堕入惊奇、纳罕的情绪之中。

榻上的和尚，这时脸庞已全部露在外边。他是个脸型削瘦、颧额耸突、年逾半百的老年人。他听老者殷殷动问，嘴角微掀，透出一丝感激的浅笑，软弱地答道：

“多谢施主救命之恩。”

和尚这样回答，使老者的心里，似乎又升起一阵意外的惊疑。暗忖：

“这个九宫派的掌门人 与我仅只三年不见，怎地竟认不得我了？”

老者想到这里，忙暗示说：

“老朽柳空灵，武林人称还魂医隐，三年前在桐柏山玉泉寺，曾与老禅师盘桓过一夕。”

老和尚听还魂医隐如此一说，双眉蹙蹙，脸上一阵抽搐，睁眼看着他，似乎在苦思回忆。

还魂医隐柳空灵，被老和尚这种怔然离奇的神色惊诧着，心自忖道：“难道这位摩云老禅师，遇上了邪门异功，竟把自己本来的真性迷失掉了？”

由此，他想起刚才替老禅师察看伤势的情形，他背后肋骨处之“凤尾”穴，有半寸深的血印，显然周身武功遭敌手所废，但是即使如此，亦不致把真性迷失掉。

柳空灵嘤叹一声，百思不解。

老和尚静卧床上，瞠目结舌地凝视柳空灵。在他痛苦的情绪中，感到一片空白，满是困惑、迷惘，怎么也回想不起，仅缓缓轻声地说：

“多谢老施主一片盛情，老衲头部感到阵阵剧痛……”

听老和尚说出这话，柳空灵突有感触地“哦”的一声惊叫起来，似乎有了新的发现。

这还魂医隐，乃是一位盖世无双的神医。仅从这寥寥数语中，柳空灵已断定，摩云禅师头部“天殷”穴，已遭到极大的震荡。

人类的良知、正义，激起这位神医无限的愤慨，如果他撒手不管，摩云禅师之被害真象可能成为一桩武林千古难明的奇冤。

沉思片刻后，柳空灵决断自己应走的路，尽自己所能恢复老和尚的灵智，以便天下九宫派门人，能替老禅师——自己的掌门人明耻雪恨。

念及于此，柳空灵道：

“老禅师不必难受，老朽精研岐黄之道，对于病理颇有心得。你记忆不清，皆因‘天殷’受震之故。老朽藏有稀世灵药，或许有起死回生之效。”

和尚双目透出感激的神色，频频点头。

半晌，柳空灵从里室取出一颗黄澄澄的、有若龙眼大小的丸药，回到榻前，肃然向和尚道：

“老禅师，老朽毕生采撷各种珍贵药材，才精炼成一颗‘玉虚丸’，宁神补脑，益元活血，你可服下。”

还魂医隐柳空灵当然知道，这五十年心血熬成的“玉虚丸”价值无以估计，但为揭开这团旷古少有的血腥之谜，他宁愿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
他始终无法理解，九宫派在鄂北桐柏山最大的禅林之一，以摩云禅师一派掌门之尊，武功自不必说，弟子数百，玉泉寺居雄山峻岭层林之中，而摩云禅师竟会遭此厄运，难道玉泉寺已玉石俱焚？这不能不是今世武林惊天动地的大事

啊。

柳空灵一面想，一面服侍老和尚把“玉虚丸”服下，并暗地祝祷，愿这位叱咤武林的宗师，真性能复苏过来。

想是药力起了功效，只见摩云禅师的眼皮慢慢沉重地掩上，不多时就深然睡去。

柳空灵看着盛药丸的空盒子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想不到毕生精研成的‘玉虚丸’今日居然派上大用。”

他深为自己的收获而欣慰。

第四天上午，柳空灵知道药性即将解除，携带七岁小孙儿，坐在摩云禅师的床边。

果然，只守候少顷，老和尚一个转身，眼睛渐渐睁开，悠悠地苏醒过来。

摩云禅师双目一睁，顿时宛若迷梦惊醒，四下一扫，床沿的柳空灵正对他微笑着。

老和尚嘴角微掀，脸上一阵抽搐，又经过了半晌，神情才稍自平复。这时他的眼神中，却闪出一缕无限感激之色望着还魂医隐柳空灵微微颌首。

柳空灵关切地说：

“老禅师，好些了吗？能想得起往事吗？”

摩云禅师眼中闪出激怒的异芒，钢牙磨得震天价响，眼角挤出两颗晶莹的热泪，喃喃地道：

“多谢柳施主……”

一听他呼唤自己“柳施主”，柳空灵知道他真灵已复，心头一宽，不禁轻嘘一口气。

摩云禅师周身抖颤，本来苍白的脸，转成死灰色，苦叹道：

“难得施主妙手施技，用心良苦，奈何老衲一身功夫全

度，内腑重创，只怕难于久留人世……”

还灵医隐柳空灵道：

“老禅师乃九宫派十一代掌门人，武林一代宗师，怎么遭此惨厉浩劫？”

摩云禅师又淌下一滴泪，道：

“唉，老衲蒙毁寺及血洗全派之辱，死不闭眼。恨只恨那血旗盟的虬髯道人雷天虎、铁板先生雷天豹兄弟要争‘武功天下第一’之誉，下此毒手。”

柳空灵早也听闻，雷天虎是个刁滑的家伙，但九宫派门下各辈弟子遍迹天下，功力造诣，绝不会在血旗盟之下，怎么会白白遭此大辱呢？

摩云禅师看出他的疑惑，说：

“明枪易挡，暗箭难防。雷天虎为夺我派始祖慧剑子之镇山之宝‘龙涎涵珠’及《纵横剑谱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夜袭桐柏山，血溅玉泉寺，屠戮我……”老禅师用哀微沉痛之声，断续细述详情——

玉泉寺在桐柏山最高处。

这是朔风凛冽、雪花飘飞的黑夜。桐柏山在白皑皑的冰封雪冻下，四周静寂，只有寺内传出单调孤寞的音磬声。

这时，玉泉寺的九宫派各辈弟子，正在做这一天最后一次功德晚课。

陡地，两条黑影悄声无息地从大殿玻璃瓦上扑下，身形飘坠，宛若飘风飞絮，落于地面，身手之轻灵，在今日武林可真少有。

摩云禅师带着一班弟子，正诵经礼忏之时，微觉殿外劲风掠过，眼神瞟处，见殿外屋檐下，飘落两条黑影。

左边一个，身穿一件黑色对襟短衫，白色布带把衣衫挽腰束上，白袜扎裤脚，足登翻口芒鞋，颌下虬须如戟，漫腰错长，手握一口银芒熠熠的长剑。

紧接的那个，穿水火道袍，脸色黝黑，双眸喷吐炯炯精光。二人年约六十开外，身形一落地，朝大殿走来。

摩云禅师明眸掠过二人，心里猛地一震，忖道：

“血旗盟二雷，与九宫派素无交情，今晚深夜闯寺，必有图谋。”

摩云禅师意念落此，撩起一阵不祥预兆，挪身至始祖慧剑子神位供案上，伸手把一本小书和一个小盒塞在怀内藏妥。

原来摩云禅师昔年在华山与天下武林高手论剑时，曾见过二雷客颜，是以还能依稀记出他们的容貌。

摩云禅师起身出殿，合十施礼道：

“二雷教主寒夜莅临小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虬髯道人雷天虎傲然冷漠瞥过一眼，道：

“大师父不必客套，在下二人前来，欲商借一物，谅大师不致峻拒。”

摩云禅师不禁一愕，当下合十顶礼：

“寒山穷寺，有何物堪借二位施主一用？”

“哈哈”铁板先生雷天豹一阵狞笑，接道：

“久闻《纵横剑谱》，与‘龙涎涵珠’，乃武林两珍，藏在玉泉寺，成了无用之物，岂不可惜？”

听到此处，摩云禅师不禁“哦”地应了一声，眼皮一睁，精光四射，朝二雷看了一眼，忖道：

“原来两个魔头，竟是打九宫派镇山之宝的主意。始祖慧剑子早有遗命，历代掌门相传保管，并有遗命，只能用剑

谱上半部所载‘金笔纵横七十二招式’，以司理本门。其余所载精华，唯恐九宫弟子妄肆滥杀，荼害生灵，是以一概禁习，想不到血旗盟竟寻上门来。”

摩云禅师怔然半晌不语。

铁板先生雷天豹不耐烦了，冷笑道：

“老和尚，欲免玉泉寺玉石俱焚，屠门积尸，速将二宗异宝献出。”

摩云禅师敞声一阵朗笑，朝二雷横扫一眼，冷冷地道：

“要给亦无甚不可，但二位得先问问九宫子弟。”

摩云禅师言犹未尽，侧边劲风疾起，一圈匝地银虹划到，虬髯道人竟一声不响长剑出手，急扫摩云禅师“外陵”、“气冲”、“阴市”三穴！并闻他狂叱道：

“老秃驴，死在眼前，还容得你肆口猖狂……”

同时间，另一边金刃剪风，势若闪电，铁板先生，银丝拂尘撩起一片光幕银雾，朝摩云禅师卷来！

雷氏兄弟，冕冠武林之尊，竟二人联手并肩，双招递出，势若奔雷，凌厉无匹！

摩云禅师惊呼了一声，错步后退，斜跃七尺！

九宫派弟子见状，哄然而动，争欲出手。

摩云禅师知门下弟子高手均云游在外，寺内诸弟子功力浅薄，难挡雷氏兄弟这两位绝世高手一击，为免徒然伤亡，忙打手势来制止。

徒众虽人人愤慨，因掌门师尊不令出手，齐感无可如何！

“嘘”声锐啸。

划空声响，一口长剑已由九宫派弟子，掠空掷到摩云禅师手里。

剑光暴现、青锋耀芒，摩云禅师舌绽春雷，怒喝一声，招走“花径迷踪”，势若电掣风驰，挟起一片银虹，右劈天虎，左削天豹！

九宫派乃是当今武林一系大宗，其掌门人功力造诣岂是等闲，况摩云禅师招势演出，置于激愤暴怒之下。

二雷遁得后退二步，心里齐皆暗自嘀咕，九宫派掌门人，果然身负绝学，顿时将轻视卑薄之意收起，以渊停岳峙之势，各定方位，朝摩云禅师夹击进袭。

摩云禅师身处二劲敌之间，稳神定心，抱元守一，运使《纵横剑谱》所载“金笔七十二招式”剑术，每式之间都含有一元、二仪、四象、八卦之玄妙，变幻无穷，奇异莫测，奋力抵住二雷之凌厉攻势！

蓦地，摩云禅师身形滴溜溜一转，长剑招演“岚雾锁岫”，锋摇白练万缕，光化一片银幕，严密封闭周身要穴，徒地舌绽春雷，喝声：

“着！”

招化“章台折柳”，剑尖荡起一派银波，挟着砭骨劲风，人随剑走，急扫铁板先生雷天豹“气门”“将台”、“期门”三穴！

长剑来势，如迅雷闪电，铁板先生雷天豹逼得急忙仰身右挪，“气门”、“将台”二穴差堪避过。

但摩云禅师剑尖如影附形，翻腕易式，已指着铁板先生雷天豹胸旁肋骨缝之“期门”穴袭到，在剑锋划破外衣之际，摩云禅师陡觉脑后锐风疾起……

虬髯道人雷天虎一声怒吼，银排万缕寒光，疾向摩云禅师“对口”、“脊梁”、“春心”三要穴袭到。

摩云禅师身处险境，不顾伤敌，忙倏身缩骨，挫腰急蹲，

千缕银虹掠过，虬髯客银拂尘落空，雷天虎也侥幸地逃过一剑之厄。

一场激战，愈来愈烈……

摩云禅师频遇二人险招，急得身形疾挪，青锋抡转，急演“曲径回道”，青锋过后，银波鳞鳞，撩起一片晶莹瑞雪。斜挑雷天豹“丹田”、“下阴”，平截雷天虎双足之“太溪”、“涌泉”、“衡阳”、“太冲”。

这一招两式，精奇绝伦，凌厉无比，饶是武林称冕的二雷，亦被踉跄逼退三步！

“桀桀桀！”一串狞笑声落，虬髯客厉声朝摩云禅师道：

“老秃驴，休怨我等出手狠毒，只怪你冥顽不灵，作困兽之斗，须知我等入宝山向不空回，你既不将两宗异宝献出，今晚我要血洗玉泉寺，管叫九宫派全部贼秃个个升仙正果……”

声甫落，朝雷天豹打手势，跃身疾扑玉泉寺内殿而去。

这时，玉泉寺九宫派一众弟子，见掌门人与二雷激战方酣，胜负未判不敢贸然上前插手，是以焦灼地远在一边观战。

虬髯客玉虚真人，竟以杀戳来挟持摩云禅师，直扑九宫派弟子。

摩云禅师欲予阻截，方挪步抽身，陡地盖顶罩下一阵熠熠剑芒，铁板先生雷天豹身若旋风，截住摩云禅师去势，剑演“空庭飞絮”，白练如虹，瑞雪点点，朝摩云禅师“百汇”盖穴顶罩下。

陡然，“锵”的一声属金断玉之声，寒雾黑夜，溅出火星点点，摩云禅师与铁板先生雷天豹二口长剑凌空互撞接了

一招！

摩云禅师握剑手腕，震得虎口发麻！铁板先生雷天豹身形荡空悬虚，给摩云禅师一记硬招，弹出八尺远近，翻落地上！

摩云禅师陡声喝道：

“着！”

劲起丹田，功贯周天，力注执剑腕臂，急演一招“全真归穴”趁势追击。剑尖划出一线银虹，势若游龙盘空，急点向铁板先生雷天豹“屋翳”、“应窗”、“乳根”三穴！

剑势迅疾无比，铁板先生雷天豹“哟”声急呼，扑地滚转，窜走三尺！

蓦地玉泉寺内殿，传出一片惨厉急呼声响，摩云禅师正欲再进招急击铁板先生雷天豹时，闻听惨号声响，心神猛地一惊。

睁目侧看，寺殿里满地断肢碎骨，一片血肉模糊，虬髯客一手抡剑，一手使掌，正在尽情屠杀！

摩云禅师见此惨状，正欲挪身救援，“刷”的一响破空锐声，铁板先生雷天豹一跃纵起，趁虚蹈隙，厉招跟踪袭到！

这时候摩云禅师，见九宫派众弟子，无辜惨遭戕杀，神智急苦，心神零乱，铁板先生雷天豹趁隙递来之招，已不能听风辨位……

“察”的声响，摩云禅师胸腹间，已吃铁板先生雷天豹长剑划个正着！

“嘿嘿嘿！”一缕厉声狞笑，戟指着摩云禅师道：

“老秃驴，玉泉寺是你正道埋骨之地，还不纳下命来…

…”

声未落，连续进招，剑演“丹凤朝阳”，以倾山填海之势，朝摩云禅师卷到！

摩云禅师胸腹间吃铁板先生雷天豹长剑划着，立刻鲜血直注，幸未伤及内脏，然而伤势也自不轻。

可是此时摩云禅师身负剑创，失血不少，真力运行颇受影响，追击进招时，又适玉泉寺，熊熊烈焰，腾空而起。

九宫派弟子遭虬髯客追截，惨厉呼号之声不绝如缕。

摩云禅师耳闻目睹如此惨状不由心神一颤，手底招式无形中松弛了几分！

高手过招，不能有毫厘之差，是以铁板先生雷天豹得以脱出险境，身形一晃，捷如轻烟疾然向玉泉峰巅暴退。

摩云禅师抑住心胸悲愤，一声厉啸，垫足拔步衔尾疾追，几个起落，已到玉泉峰断岩处。

陡然前奔的铁板先生雷天豹，突然煞步旋身，银剑骤演“乌龙掉尾”，“刷”的破风锐声，疾划猛追面前的摩云禅师膝足！

摩云禅师一闪而过，见铁板先生雷天豹已被自己逼陷入九死一生之境，切齿怒叱，道：

“无耻狗贼，九宫派与你二人，并无不共戴天之仇，竟屠众焚尸，血洗我玉泉寺，管教你……”

摩云禅师刚说到这里，猛然丝丝锐风嘶鸣，一蓬银雨横里袭来，只闻“蓬蓬”的两声，二雷推出的两掌均先后击中，摩云禅师“哟”一声惨呼。

他已被这迅雷不及掩耳之袭，身形震飞八尺，落在断崖边沿上，他胸腰侧处，已是鲜血汨汨，一片模糊……

原来摩云禅师正在叱骂铁板先生雷天豹时，虬髯客已从玉泉寺扑来，见铁板先生遇险，身在十丈外救援不及，立时